

法·国·文·学·经·典

F. ALPHONSE KARR ET J. VERNE

红发特里斯丹

【小仲马 / 著】 陈乐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法·国·文·学·经·典

红发特里斯丹

【小仲马 / 著】 陈乐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发特里斯丹/(法)小仲马著;陈乐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

ISBN 978-7-80647-563-8

I. 红... II. ①小... ②陈...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1761 号

书 名: 红发特里斯丹

作 者: (法) 小仲马 著 陈乐 译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 万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1.8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647-563-8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

一八四八年，小仲马的《茶花女》问世，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以后几年中，他陆续出版了好几部小说，《红发特里斯丹》便是他一八五〇年的作品。

这本书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法国女民族英雄冉·达克的光辉事迹，一条是特里斯丹离奇古怪的经历。故事发生在百年战争后期。

百年战争是一三三七年开始、一四五三年结束的英法两国间的战争。一四一五年英军再度侵入法国，占领大片土地。勃艮第派倒向英国。一四二〇年五月英国国王亨利五世胁迫法国签订《特鲁瓦条约》，条约中规定，法国王太子的继承权转归亨利五世。这样法国便分成由亨利五世、勃艮第公爵、王太子查理分管的三部分。一四二二年，亨利五世去世，他的婴儿亨利六世即位，由其叔父贝德福德公爵摄政，同年查理六世也死了，王太子当即宣布为查理七世，但是按照《特鲁瓦条约》，亨利六世兼领法国王位，加上王太子母亲公开宣称王太子不是查理六世的儿子，因此查理七世无法正式加冕，只能偏安一隅。

一四二八年，英军进一步南下，围攻奥尔良城，妄图侵占整个法国。在这民族存亡的重要关头，一个普通的农家姑娘冉·达克担负起了拯救法国的重任。

小仲马并不是在写一本完整的冉·达克传记，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几乎写了女英雄的一生，从她的童年一直到她英勇就义为止。作者成功地刻画了冉这个生动的形象，颂扬了冉的高尚的品质。她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一心想驱逐侵略者，拯救法国，最后在敌人面前，她大义凛然，从容殉难。可是冉又是一个极其平凡的牧羊女，她天真、朴素、单纯、无私，她不图个人名利，想的是战争结束，回到家乡父母身边，依旧放牧羊群。冉成为法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英雄人物，被称为“奥尔良女郎”，确实当之无愧。



为了反衬冉的伟大和崇高，作者塑造了特里斯丹这个人物。应该说，特里斯丹原来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在卡尔纳克城堡的时候，还经常援救遇到危险的过路人和救济穷人，但是他为了个人恩怨，为了私欲无法得到满足，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甚至背叛祖国，投靠英国人，为虎作伥。冉被俘后，他伪装成修士，骗得冉的信任，破坏了营救冉的计划，在冉临终的时刻，还在燃烧的柴堆上加上一捆柴来发泄他的仇恨。但是圣女的精神感动了他，他做了一个十字架送给即将死去的冉，来满足她最后的愿望，从此情节一转，红发特里斯丹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悔恨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他向那个撒拉逊人宣战，最后用尽全力将对方重新关进墓中，同时他自己也心甘情愿地永远待在墓里。

小说中冉和特里斯丹两人的故事时时交错，形成了正义和邪恶的不断交锋，一个是天使般圣洁的少女，一个是没有灵魂的恶魔，在战场，在监牢，在刑场，双方都在较量。自然，邪恶是战胜不了正义的，圣女虽然被烧死了，她的英名却永垂不朽，特里斯丹的悔悟也正说明了黑暗势力终会灭亡。

书中还有不少人物，虽然作者着笔不多，同样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如正直忠勇的卡尔纳克伯爵，优柔寡断的查理七世，风趣可爱的艾蒂安，纯真痴情的奥梅特，特别是那个小罗贝尔，为了不使法国军队遭受损失，小小年纪就给敌人活活吊死，他可以说是不畏强暴的广大的法国百姓的一个代表，可敬可佩。

《红发特里斯丹》是一部传奇式的小说，本来在法国历史上关于冉·达克就有许多美妙的传说，而在这本书里，小仲马又发挥了想像力，将现实和神话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添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神奇色彩，使作品更增添了吸引人的力量。

译者

目 录

译者前言/1

一 阿尔蒂斯伯爵的召唤/1

二 平原/8

三 卡尔纳克城堡/17

四 卡尔纳克家的挂毯/22

五 住在卡尔纳克城堡里的人/28

六 儿子和母亲/34

七 阿利克丝/40

八 梅弗雷/47

九 吉尔·德·雷斯/56

十 出发/63

十一 撒拉逊人的墓/70

十二 协议/77

十三 相遇/83

十四 少女冉/89

十五 希农城堡/96

十六 爱情/103

十七 阿涅斯和玛丽/110

十八 奇迹/116

十九 特里斯丹在他母亲身边/123

二十 特里斯丹被迫服输/130

二十一 菲埃布瓦的圣凯瑟琳教堂/137



- 二十二 奥尔良/143
二十三 特里斯丹开始行动/148
二十四 奥梅特/155
二十五 圣卢城堡/160
二十六 特里斯丹第一次报仇/175
二十七 雅尔热和帕泰/182
二十八 上帝的愿望/187
二十九 国王加冕/191
结 局/205



一 阿尔蒂斯伯爵的召唤

如果你到过布列塔尼的那些山坡，或者是看过这个美妙的地方的地图，那么你从它的地形想必会理解它的居民的性格。百姓毫无疑问能从他们居住的乡土形成他们的习俗，他们的个性，甚至他们的外貌。依照这个观点，布列塔尼当然和从前一模一样，始终是斗争不断的地区，带有崇高意味的固执成了当地人的特点。

确实如此，请你把眼光投向布列塔尼省的外形吧，从北面的弗雷艾海角到南面的吕伊半岛，你看见了那些数不清的高高低低的地面吗？听见了那些无休止的嘈杂声吗？那是陆地和大西洋在斗争。大西洋是有耐性的征服者，因为它是永存的。大西洋不停地拍打大陆这只船的头部，仿佛它担心一旦停下就会遭到大胆的陆地的入侵。大西洋好像总想不停地击退这个光辉灿烂的欧洲，虽然欧洲的日益发展的文明曾经照耀过每个民族。六千年来，大西洋用它的暴风雨、它的波涛和它的怒气不断地猛击布列塔尼；六千年来，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地侵蚀着布列塔尼，每次都能夺下来一块。现在你看见的海岸上的缺口，大海形成的大海湾、小海湾，从前都是有森林、树木，有人居住的地方。如果今天你有胆量登上沿海的山峰顶上，俯身向脚下的深渊探望，你会像在梦中一样，看到在海浪下面有一些被下落的潮水送来的树干，并且把它们埋在了沙里。在这场经过多少世纪的决斗当中谁是胜者呢？是贪婪狂暴的波涛呢？还是坚定不动的土地？没有一个人知道。目前，古老的布列塔尼大地在这场斗争中失去了光彩，但是它仍旧坚持斗下去。它的海岸荒芜干旱，寸草不长。大海的舌头舔它们的时候，往往舔去它们绿色的肌肤，就像老虎的舌头舔去受害者的皮肤一样，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大西洋的浪涛声传遍沿海的大地，大地将它变成歌声还给了大西洋。大西洋给沿海一带盖满了泡沫，在那儿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梦想、回忆、传闻、动人的迷信故事、神秘的传说。布列塔尼大地终于懂得什么是狂风，能够解释什么是暴风雨，就像人们懂得和会解释一种外国语言一样。它让



风尽情活动，强迫它成为诗人，现在大地在它的叫喊声中听出抑扬的音调，在它的狂怒中听到歌声，在它的拥抱中感受到热情，大地和风已经亲密无间了。

这种每天发生的、激起诗兴的宏伟场面使身历其境的人养成了布列塔尼的孩子特有的坚定、勇敢和忠诚的性格，你能体会到吗？上帝将这儿的居民当作一个榜样，那他们还不伟大吗？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来源。在耶稣基督诞生前七百年，西徐亚人和辛梅里安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辛梅里安人的历史如同神话一般早已消失在模糊的古代了。希罗多德提到过的辛梅里安人住在伸展在里梅和黑海之间的大平原上，一千二百年以后，阿提拉从这片辽阔的土地来到了上亚细亚。

辛梅里安人战败了。在波斯普鲁斯海峡，洪流似的蛮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流到了小亚细亚，在那儿看到了已经毁灭了三百年的特洛伊城，而另一部分越过了第聂伯河，从东方进入西方。

这部分辛梅里安人在五百年以后，自称为辛伯尔人。我们可以把断掉的种族系谱的链环重新接起来，辛伯尔人，正如我们所说的，就是辛梅里安人，克尔特人则是辛伯尔人，布列塔尼人则是克尔特人。

布列塔尼人的这些祖先曾经阻挡过恺撒的进军，辛伯尔人也被马略击退过。公元前一百年，这些目光粗野的高大汉子去侵犯罗马人的财富，罗马人拦住了他们，可是比利牛斯山也好，阿尔卑斯山也好，都没有拦住过他们！他们彼此用绳子缚牢走下山来，夜晚就睡在他们的大盾牌上面，他们用砍下的树填没把他们和罗马人隔开的河流。他们向马略问他们的条顿人兄弟的消息；他们密布在一法里半的土地上；他们用链子将彼此连起来，想和蛇一样，用铁环闷死敌人。女祖先呢，那些妇女会亲手杀死逃兵，哪怕有的是她们的丈夫，有的是她们的父亲；她们会紧紧拥抱她们的孩子，闷死他们，为的是不让他们成为敌人的奴隶；她们把自己的孩子丢在车轮底下或者马蹄底下；她们的丈夫死了，孩子给压死了，然后自己脖子上套上活结，吊死在牛角上。

可是罗马人对辛伯尔人的战争并没有结束。他们打败了主人，还要和狗斗一斗。某一天发生的这场战斗当然对他们来说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和上一次一样激烈。狗全部死在它们的主人身边。这样的狗的后代自然也都不起。

要使布列塔尼的土地和居民完完全全诗意化什么条件也不缺少。但它要从目前的现实世界进入神秘的氛围却几乎不大可能。举例说，这些



被误称为德落伊教祭司的石头巨石是从哪儿来的？这些石柱石棚好像是泰坦和上天斗争时从珀利翁山和俄萨山落下来的巨石，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什么不知名的宗教在科尔诺阿伊的欧石南丛和莫尔比昂的染料木林里散布了这些仿佛是史前时期的巨大无比的石头，没有一个时代的历史提到过它们，它们如同一个消失的民族的缄默的、可以看见的幽灵。

有多少人是在这些石头的阴影里成长的啊，可以从科南·梅里亚代克数到热奥弗洛阿·德·夏托布里昂，前者用他的盾牌保护了布列塔尼的白鼬，后者亲手散布了他的无数百合花徽。其中还有博马努瓦尔，他将一句战斗口号作为财富遗赠给他的孩子：“喝你的血吧，博马努瓦尔！”有盖克兰，布列塔尼的女人用卖掉纺出的亚麻得到的十万金埃居把他从敌手中赎了回来。有克拉翁无法杀死的受伤十五处的克利松。有里什蒙，他和冉·达克各自一半分担了拯救法兰西的重任。有“铁路臂”，亨利四世曾经称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人，更是一个了不起的好人。有罗昂家族，他们不能做国王，也不屑当亲王，他们就是罗昂家族。还有迪盖一特鲁安家族，迪科埃狄克家族！甚至在他们的叛乱行动中，有塔尔乌埃家族，蒙一路易家族，蓬卡勒克家族，夏雷特家族，卡杜达家族！

一直到赖伐尔老爷为止，找不到那位吉尔·德·雷斯的名字，因为他在犯罪方面还算不上赫赫有名，不像那些由于美德而名声极好的人。唉，就在这美景如画的布列塔尼，在刚才提到名字的这些人的故乡，在这块奥雷平原附近，曾经发生了一场战争，血流遍野，夺去了夏尔·德·布卢瓦的生命、克利松的一只眼睛和迪盖克兰的自由。在这个基白隆半岛上，三百六十七年以后，英国人没有流血，从他们的毛孔中流出的是他们的荣誉。我们要带领读者去的便是这样一个地方。

在一四二九年年年初，一个骑马的人给一只小船连人带马送上基白隆半岛的一个地方，今天这儿已经成了朋蒂埃弗要塞。他勉强地走上卡卡尔纳克的路。

我们说勉强，是因为这条路就是在春夏两季晴好的日子也相当难走，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它全部给雪盖没了。这场雪下了整整两天，今天下午两点钟还在下。而且如果没有拍打被它侵蚀的两岸的咆哮的、深暗色的大海，他几乎要偏离道路。他骑在马上往下看，两边都是深渊，他只好在路当中小心翼翼地向前走。

此外，没有一点儿迹象能预示气候会转好。相反，天和地是同样色彩，天空在地平线上，也就是布列塔尼的海岸上，和地平线很容易地合



在一起，谁要是冒冒失失敢去闯一闯那个天地连结的地方，那他十之八九性命难保。

这一切真像是梦中世界而不是现实中的天地。

骑马的人越走近海岸，眼前的景色也越变得清晰起来，梦幻成了现实，不过这个现实比梦更加凄凉。荒凉的平原，白得伤人眼睛，到处有一丛丛深暗色的东西，那是给寒冬蹂躏过的染料木丛，风不停地吹过，摇晃它们，因此上面无法有雪积下。不时地会悄悄出现一些树，它们摇动着干树枝，发出嘈杂的声音，驱散了成群乌鸦，那些乌鸦用黑色的翅膀在雪白的天空和大地上画出一道道条纹。可是海鸥轻声地飞着，却很快就消失了，它们发出哀怨的叫声，来回答布列塔尼的妇人和少女永远不变的要求：

海鸥！海鸥！

还我们丈夫，还我们孩子！

我们的这位客人紧裹着一件大斗篷，头上戴着一顶蓝色毛料风帽，冒着好似秋雨一般的细雪一直向前走着。他俯下身子，冲向凛冽的北风。他时不时地对他的坐骑说话，无疑是想用嗓音不让他的舌头有时间在嘴里冻僵。每隔十分钟，他就抬起头向天边望，想看看有什么东西出现，但是没有城镇，没有房屋，没有茅屋，始终是白茫茫一片，无边无际，单调得令人发愁。

每次朝前看的时候，我们的行人都会又振作起精神，坐骑也会给马刺刺两下。

终于在下午三点钟，也许是他第二十次抬头向前望，他仿佛看见在灰白色的天地之间出现一个小镇的影子。他的马想必也看到了，或者不如说觉察到了它的主人的发现，因为它加快了步子，不久，我们的客人能够清楚地看出在黑色中显现出来的房屋的窗子，还有在片片白雪当中，烟囱中升起的青色烟柱。

从停泊小船的地方出发，经过两法里的路程，我们的骑士终于到达卡尔纳克镇。

如果这位骑士自尊心很强的话，那么他的自尊心肯定受到了伤害，因为他看到他穿过一条条街道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当地居民多大注意。他全身给斗篷包着，往上一直遮到眼睛那儿，往下遮到了马刺，这样，这个陌生人可能是一个平民，也可能是一个贵族，可能是一个商人，也



可能是一个军官，自然只会给人产生很一般的好奇心。

在普遍的冷淡气氛中，他骑到了广场上。

他停住了。

他先抬起头，摇了摇，把积在帽褶里的雪摇出来，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两三个大嫂，稍稍打开一点儿门，或者拉起窗帘，好看看这个刚刚在镇中央勒马站住的骑士。她们终于看到一个外貌俊美、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嘴唇上和下巴盖着薄薄的细软胡子，好看的眼睛是碧蓝色的，面颊饱满红润。从他的金黄色的头发，布列塔尼认出了一个儿子，布列塔尼人认出了一个同乡。

不过，这样的观察待一会儿会更加全面一些，因为这个骑士在从斗篷中整个儿露出头来以后，又脱掉了斗篷，于是在几个一直注意着他的卡尔纳克居民眼前出现了他身上的十分华丽的服装。

这套服装是军中传令官穿的无袖短袍，和风帽一样是蓝色，只是风帽是毛料做的，而短袍是丝绒的。在胸前中央的布列塔尼盾形纹章闪闪发光。纹章是银色的底，上面全是黑斑纹。

他的服装还包括一条深红色的呢裤子，黑色大皮靴高到大腿上，紧围着腰部的皮带上挂着一把长剑，胸口悬着一只银色号角。

年轻人把他的斗篷放到马鞍前面，然后拿起那只号角放到嘴上，吹起了所谓的集合号。

由强壮的肺部吹出来的号角声，在镇里回荡，看得见传令官的人家的门都一起打开了，大家都急匆匆地走出家门，在吹号角的人的四周围成一圈。

我们都喜欢说真话，所以应该承认是妇女和姑娘走在前面，男人跟在后面。

但是镇上居民的住房离广场有的近有的远，最远的可能听不到号角声，于是传令官第二次把号角放到嘴边，又吹起来。他吹得那样有力，龙塞斯瓦列斯的罗兰也会羡慕他。

随着这第二遍号角声，从四面八方跑来了许多男人和孩子，于是在骑士周围的圈子越来越大。

接着，好像是为了要做得问心无愧，骑士又吹了第三遍号角，这样，全镇的人仿佛都聚集到了他的四周。这时候，我们的中心人物从胸前取出一张羊皮纸，用响亮清晰的声音念道：

“卡尔纳克镇和领地的居民们，请听好由我，布列塔尼，大人的侍从、传令官，对你们传达他的命令。”



“布列塔尼公爵和王室世系的贵族，里什蒙伯爵，帕特内领主，法兰西的陆军统帅，阿尔蒂斯第三。

“向我们的领地上的属臣和百姓宣告，他们应当用他们的身体为我们效劳，在四十天内，参加我们的领主旗帜下的军队，跟随我们为查理七世国王和百合花徽的敌人作战。”

他大声念完以后，许多人走到传令官跟前，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他的马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侵犯。孩子们给骑士的华丽的丝绒服装吸引住，都大着胆子去摸骑士的剑，甚至想吹吹他的号角。

这位布列塔尼骑士是一个善良的年轻人，他对于这些好奇心的表示早已习惯了，所以他装出认为他们只是感到有趣才这样做，这样就保持住了自己的尊严。因此，这些亲热的动作不但不使他不愉快，而且他还显得有点高兴。只是那匹马好像觉得对它不太有礼貌，急得直跺脚，它的主人不得不用手不停地抚摩它，不让坐骑和好奇的人之间产生什么误会。同时，他一一回答着大家向他提出的无数问题，问那么多的问题是很自然的事。

妇人和姑娘看到传令官是如此年轻如此和气，胆子也大起来，都走到他跟前。她们中间有一些长得挺可爱，因此虽然有几个小伙子竟抱住了他的小腿，摇得他的马刺发出好听的响声，公爵的使者也不生气，原因也是非常清楚的了。

下了两天的雪，仿佛要让他暂时休息一下，不再下了。如果注意地看，或许能看到一道闪闪不定的阳光，穿过云层，在镇子的尖屋顶上散开。

“大人，这样的话，”一个胖胖的汉子一边抚摩那匹牲口冒热气的脖子一边说，“你是说，我们敬爱的约翰五世公爵的兄弟，里什蒙伯爵，要召集他的勇敢的布列塔尼骑士们去援助查理七世国王。”

“看起来他非常非常需要人力。”一个靠在说上面那番话的庄稼人胳膊上的好看的姑娘接口说。

“对呀！正是这样，我的漂亮姑娘，”传令官说，“可是，如果上帝帮助我们的话，特别是有我们的出色的布列塔尼人的援助的话，我们也许在最后能够赶走那些贪婪的英国人，他们是撒旦打发来的不折不扣的蝗虫。”

“那么，法国国王呢？”

“他在希农，孩子们。他在那儿等待着必不可少的军队好逼迫敌人解除对那座可爱的奥尔良城市的包围，它一直为了他给坚守着。”



“王后呢?”

“她首先为百姓,其次为她的丈夫,在向上帝祈祷。”

“迪诺阿,凯桑特拉伊,拉伊尔,他们在哪儿?”

“迪诺阿在奥尔良,另外两人在国王身边。”

“好呀!好呀!一切都会顺利的,”一个在周围的人当中可能是最有学问的人说,“尤其是……”

说到这儿,这个人却迟迟疑疑,不说下去了。

“尤其是?”布列塔尼对他弯下身子问道。

“尤其是,”这个人用很低的、说秘密话的声音说,“如果给国王出好主意的人希望他摆脱那个拉特雷莫伊的话。这个家伙做了许多损害国王的事,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留在朝里。”

“朋友,别说下去了,这是我的爵爷主人阿尔蒂斯·德·里什蒙伯爵的事。是他把拉特雷莫伊推荐给国王的。如果有必要,他可以请国王免掉他的职,正像他以前推荐过吉阿克先生,后来又使他失去职位那样。”

因为还没有到达终点,所以传令官打算动身了,此外,或许他不大喜欢在这些平民百姓面前谈论宫廷的机密。

“大人,请再待一会儿,”四面八方都向他大声请求说,“你没有把事情全说完呢。”

“那便问吧,朋友们,问吧,你们还想知道些什么?”

“约翰公爵身体好吗?”

“非常好。”

“他一直待在雷恩吗?”

布列塔尼做了个表示是的手势。

“阿尔蒂斯伯爵呢?”

“留在帕特内。那是英勇的贵族响应他的号召前去集中的地方。好啦,好心的人们,愿上帝保佑你们,我要走了。”

布列塔尼刚刚听到敲响四点钟的钟声,他一说完,就用马刺轻轻刺他的坐骑的肋部。这匹牲口早就等待允许它离开这些围住它的讨厌的人,这时它摇摇头,顿顿脚,叫了一声,孩子们吓得都急忙逃掉。大家远远地散开,给传令官让出一条路来。传令官重新穿上斗篷,对在场的人行了最后一个军礼,又对姑娘们最后微笑了一下,就尽可能快地奔驰而去,不过惊讶的人群中没有人给撞倒。大伙儿还一再祝他一路平安,等到他走远以后,又分成三五人一堆,在广场上谈论布列塔尼刚才带来的消息。



二 平 原

布列塔尼很快地穿过了镇子，走过最后几座房子，来到了大路上。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了，他唱起一首民歌的第一段，这首歌当时十分流行，人人都会唱。他唱的是：

大姑娘，小姑娘，
唱着歌，把麻纺，
纺好麻，送市场，
卖得金币满桶装，
送给爱德华，
赎回盖克兰。

“快呀，比戈，快呀，我的朋友，”他不再唱下去了，对他的马说，“我们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天快黑了，我们得赶紧一点儿。我们离城堡还相当远，瞧这阵风好冷，可能又要下雪。”

比戈加快了步子，它的主人由于刚才休息了一些时候，简直冻坏了，现在需要重新使身子暖和起来，于是他唱起上面那首歌曲的第二段，同时不住地摇动小腿，想恢复腿部几乎停止的血液的循环。歌词是：

盖克兰，是好汉，
他的英名四海传，
正义邪恶两分明，
岂能容豺狼，
高举战旗往前冲，
把敌消灭光。

唱完了第二段，布列塔尼没有接下去唱第三段，而是哼起调子，也



许是他忘记了这首长长的悲歌的歌词，也许是他意识到这样唱唱并不能使自己得到一些快乐。

应该指出的是他走着走着，来到了一处岔路口，他事先并没有料到这一点，他不知道两条路当中走哪一条能到达他要去的地方，因此感到十分困惑。此外天色越来越暗下来了。他勒住马，心里直懊恼没有先问问清楚去卡尔纳克的路。或许回到那个镇子去问一问，要比冒险乱走结果走错路来得好。他正在考虑的时候，看到天边好像钻出一个黑点，他盯住了它看，他发觉这个黑点在朝他这个方向移动。他立刻向它迎过去，希望黑点是一个人，会帮助他摆脱困境。

黑点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清楚，骑马的传令官相信毫无疑问那是一个人，甚至也是一个骑马的人，对着他跑过来。于是，比戈给马刺刺了两下，尽快地向前奔去。地面因为积了雪，变得松软了。

确实是一个人，和传令官在同一条路上面对面地奔驰，片刻之后，传令官在这个陌生人面前勒马站住，对方也让他骑的那匹布列塔尼小马停下了步子。

“朋友，请告诉我，”传令官对这个向他行礼的庄稼人说道，“这两条路中哪一条通向卡尔纳克城堡？”

“大人，卡尔纳克城堡吗？还远得很呢，不过我们站着的这条路会带你去那儿。”

“谢谢。”

传令官准备走了。

“你是去卡尔纳克城堡？”庄稼人问他，并且对他做了个手势，表示还有话说。

“是的。”

“你一定要在今天赶到那儿？”

“在今天。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因为如果换了是我的话，大人，我要放到明天再上路。”

“什么原因呢？”

“因为过一个小时天就黑了，那时候你才仅仅看见卡尔纳克平原，要穿过它方才能够到城堡。这片平原白天通过比夜晚通过好，只要可能，最好不要穿过它。”

“是吗！在卡尔纳克平原上出了什么事情？”

“那儿有许许多多听魔鬼摆布的大石头，那真叫人害怕，从半夜起，直到天明，它们和魔鬼们一同跳舞。魔鬼总在那儿逛来逛去。你觉得可



笑，大人？你错了。”

“我不相信有魔鬼。”

庄稼人惊讶地望着对他说这样一句话的人。

“对你来说这可不坏，”他说，“可是，如果你不相信有魔鬼，或许你相信有狼吧。”

“那当然，因为我遇到过狼，而我还没有见到过魔鬼。”

“那好，大人，你等着，马上就会见到的。”

“在卡尔纳克平原上吗？”

“正是在那儿。”

“见鬼！看来这倒是很麻烦的事。它们是从哪儿来的？”

“当然是从奥雷的森林来的。我再对你说一遍，大人，你最好还是往回走。在卡尔纳克，我们会看到一座舒适的茅屋，那是我的茅屋，一锅好吃的浓汤在等着我呢。山毛榉烧的火旺旺的，我们可以在暖和的火旁边聊天，一直聊到九点钟，你会在一张舒服的床上睡到明天早晨。天一亮，如果你心急，就上路好了。”

“谢谢你，我的朋友，可是我下了决心今天晚上非赶到卡尔纳克城堡不可，我要赶去。”

“上帝带领你去吧，大人；不过请你告诉我你姓甚名谁。如果我从奥雷回来，在路上发现你的稍稍有些咬坏的尸体，我保证能认出是你，我一定会在你的墓上刻上你的姓名，并且将你去世的事告诉你的母亲，如果上帝保佑她还活在人间的话。”

“我叫布列塔尼，”我们的这位朋友带着微笑回答道，“我是阿尔蒂斯·德·里什蒙伯爵的传令官，但是，我告诉了你，是因为你问我。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向我的主人请求给你什么东西的话，你不必顾虑狼有没有把我吃掉，我有没有葬到墓里。我仍然真心诚意地谢谢你。谢天谢地，我曾经猎取过别的猎物，我就不会在卡尔纳克的狼前面向后退。”

“那就照你的意思做吧，大人；只是你允许我给你最后一个劝告吗？”

“朋友，谢谢你的劝告；愿上帝保佑你。”

“大人，同样祝愿上帝保佑你。”

布列塔尼和庄稼人分手了。布列塔尼在马背上弯下身子，那匹马早就有些不耐烦，立刻飞奔起来，另一个人被他的小马的小跑颠得像一只面粉袋。

正像前面说过的，天色明显地暗了下来，似乎只是雪的反光才将大地照得亮亮的。天更加冷了，孤独一人更使人发愁。布列塔尼很想再唱